

# 中国现代文化散文

## 专论

走近鲁迅·朱自清·冰心

李菀 著

忧患与悲怆

「绝望的抗战」

《朝花夕拾》：小憩与反思

完美人格

情致：「心的旅行」

「美人幻象」探谜

多彩的语言风格

冰心的人格模式

「冰心体」的抒情艺术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 中国现代文化散文专论

——走近鲁迅·朱自清·冰心

李菀◎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化散文专论：走近鲁迅、朱自清、冰心/  
李菀著.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ISBN 7 - 5408 - 4079 - X

I. 中... II. 李... III. ①鲁迅散文 - 文学研究  
②朱自清 (1898 - 1948) - 散文 - 文学研究③冰心 (19  
00 - 1999) - 散文 - 文学研究 IV. ①I210. 4②  
I20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0659

责任编辑 胡 晓 皮俊中  
版式设计 王 凌  
封面设计 毕 生  
责任校对 伍登富  
责任印制 黄 萍

## 中国现代文化散文专论 ——走近鲁迅、朱自清、冰心

李 菀 著

出版发行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出 版 人 安庆国

印 刷 成都书林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46mm × 208mm

印 张 11.25 插页 2

字 数 264 千

印 数 1 - 1100 册

书 号 ISBN 7 - 5408 - 4079 - X/G · 3798

定 价 20.00 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调换。电话：(028) 86660101  
编辑部电话：(028) 86672603 邮购电话：(028) 86673457

## 绪 论：

### 关于现代文化散文的思考

“文化散文”，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的一个概念，以余秋雨的重在探索、反思民族文化人格的《文化苦旅》，张承志的捍卫理想、呼唤崇高的《以笔为旗》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散文；以贾平凹展示黄土高原和八百里秦川的民俗风情的“商州三录”系列散文，陕北、关中风情系列散文为代表的乡土文化散文；以史铁生充满着基督教与佛教精神，叩问人本问题的宗教文化散文，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文化散文”的文学思潮，一时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么，什么是“文化散文”呢？

余树森先生在《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对文化散文进行了界定：“贴近生活的又一表现，就是世俗化倾向。人情种种，世俗百态，成为一些散文家观照的热点。由于这种观照常取文化视角，伴以历史文化反思，故又称之‘文化散文’；由于这种观照多以非凡的机智，集中透视矛盾诸相，故行文常含幽默，还由于作者故作‘超脱’与‘旷达’，所以常有苦涩掩藏于闲适中。”<sup>①</sup>的确，散文写作的“文化视角”与内容的“历史文化反思”的价值取向，正是文化散文区别于非文化散文重要的分水岭。

然而，在对文化散文日渐热闹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却很少有人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文化散文”是一个时髦的概念，甚至可能因其“时髦”而生反感。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文化散文”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散文实践中就已经产生，且曲折、顽强地发展着。在现代散文群英荟萃的作家中，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化散文，或从历史批判、文化反思角度，或从人情世俗文化角度，或从宗教文化角度，或从乡土文化角度，或从哲理文化角度，自觉地运用散文的形式去观照民族文化，抨击、批判和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病态部分及其给民族造成的种种丑陋根性和心态，进行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借鉴、融合，从而寻找出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以企盼民族品格的重塑与民族文化的振兴。他们的文化散文

---

<sup>①</sup>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表现出对人文精神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从而使散文走出了狭窄的感性空间而具有了旺盛的艺术活力，至今仍熠熠生辉，润泽着当代散文。

因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举起的“文化散文”的旗帜，其实质，笔者认为是对“五四”文化散文精神的一种呼唤和回归；是对三四十年代因残酷现实而出现的“记录式”、“速写式”、“素描式”功利性散文，五六十年代因强调单一主题（如所谓“特写”），单一言说方式（如所谓“诗化”）而导致苍白、虚假散文的一种检讨和反拨；也是对新时期散文受商品大潮冲击，在通俗文化升温，精英文化日渐失落情况下出现的感性有余，理性缺失，柔媚有加，厚实不足的散文平庸趋向的一种反思和修正！一句话，“文化散文”在九十年代初的崛起，是当代散文界一种力图超越平庸，重建民族文化之举。

因此，从文化的全新视角，重新去解读、探究现代文化散文大家的作品中的历史、文化意义，艺术审美价值；总结、研究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承传经验，以梳理“文化散文”的脉络，力求对当代文化散文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启迪是本书写作的主旨和目的所在，亦是本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那么，“文化散文”相对于非文化散文，它有哪些突出的特征呢？笔者认为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在其文本内容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理想方面，文化散文着重探寻和展示的，应当是一个民族主流文化的脉络，有意识地弘扬并传承民族文化的内在神光。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特征。

诚然，“散文”作为一种触角格外阔大的文体，无论是描叙，抒发思想、精神求索的心路历程，还是咏叹自然山水，人文

景观，动植物世界；无论是抒写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还是身边琐事，均渗透着文化的因素，均是整个人类心灵活动的记载。但文化散文所指的“文化”还有着特殊的含义。

在古汉语里，“文”的本义是“错画”，即花纹。其引申义为后天形成的品德和修养。“化”的本义是改易，即“教化”。因此，在中国经典中，“文化”一词指人的后天修养与精神、物质的创造。“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据《大英百科全书》（1974年版）所下的定义是：文化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文化可分为“物理状态”、“精神状态”和“思想的客观内容”三个世界<sup>①</sup>。它启示我们，文化表现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的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

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即着重于人的心理的层面。它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构成的文化深层结构，它们是产生一切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动力。狭义的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sup>②</sup>。对这一定义的理解，须注意三个要点：首先，以人及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即使观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

<sup>①</sup> 参见《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14页。

<sup>②</sup> 王宁：《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5页。

为内核的。其次，所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再次，不仅关注全人类的普遍共性，更注重不同民族、阶层、集团人文精神的特点。而所谓“文化散文”，正是从狭义的“文化”概念的这一层面上去理解与使用的。

文化散文对民族文化“探寻”和“展示”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扬弃”——对其糟粕部分的否定、批判，对其精髓部分的弘扬、传承，同时，注重对人类进步文化的吸取。这种“扬弃”是建立在既具有“古今中外”的文化底蕴，又具有“海阔天空”的眼光与胸怀的基石之上的。而且，这种“探寻”和“展示”是散文家的“有意为之”，带有强烈的主观动机和目的性，而不同于非文化散文仅是在文本中客观地显现。总之，文化散文必须体现出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的感悟力，深刻的洞察力与批判性，特殊的艺术感觉与表现形式。

鲁迅的文化反思散文，朱自清的世情文化散文，冰心的宗教文化散文正是具有这种“文化”的特质。

第二，文化散文必然充满着“我性”（即主体性与个性，或“自我”）的文化对话，所展示的是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遇合的心理真实与文化真实。这种“遇合”不是散文家内在心灵世界与外在描写世界的简单相加，更不是文化与散文的机械缝合，而是一种历史与现实之间，时代与“我性”之间进行的充满着矛盾与智慧的痛苦的交谈。换言之，是群体的大我及其境遇与主体的小我情思在散文中所作的融合。

首先，文化散文是一种“对话性”特别强的文体，具有明

显的论辩的特点。所谓“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sup>①</sup>，便是作者与另一个个体或群体的对话或论辩，是代表着作者主体精神、立场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艺术观点）与另一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艺术观念）之间的相互冲击。这种世界观是建立在主体精神的自我人格基础之上的。而主体的自我人格的形成，又是以主体对人生深刻的思考、反省，有着充分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为条件的。因此，文化散文的对话与交流充分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

鲁迅说：“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sup>②</sup> 鲁迅又说，他写杂文“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sup>③</sup>。然而，鲁迅的文化散文超越时代经久不衰的奥秘之一，就在于他在深入表现赤裸裸的小我的同时，也深入揭示了民族文化这个大我。自我的深刻的生命体验又透露着某个集团甚至民族文化的深层隐情，因为，他坚信“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sup>④</sup>。因此，鲁迅文化散文中的“自我”，与周作人、林语堂等所提倡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有着泾渭之别。一方面“始终是他自己，一个鲜明的独特的个性，但

① 朱自清：《〈背影〉·序》，《朱自清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0年8月版，第30页。

② 鲁迅：《华盖集续编·新的蔷薇》，《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20页。

③ 鲁迅：《华盖集续编·小引》，《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9页。

④ 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第935页。

同时，他却反映出深刻的社会过程”<sup>①</sup>。但在民族与世界的群体关怀中，又始终不忘自我个性，处处显示着自己“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站在沙漠上，看着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sup>②</sup>，为了自己的信念而特立独行的鲁迅。一个勇敢地面对恫吓、流言、围剿，拒绝一切怜悯、布施、劝说，不计成败得失，更不半途落荒，即使前路是坟墓，是死亡，也要迎着死亡并穿透死亡坦然走去，生命朝向决不改变的“过客”；一个陷入“无物之阵”中，依然举起了投枪的“精神战士”。正是鲁迅这伟大而苦痛的灵魂，使千万英雄泪满襟！也使其文化散文充满魅力。又如朱自清的温厚、谦恭、狷介，柔中有刚，胸有定见；冰心的既柔情、典雅，又“是一棵参天大树，是一束带刺的玫瑰……是历尽沧桑后的大彻大悟，是能爱又能恨的一团火”的鲜明个性<sup>③</sup>，无不鲜明地跃然纸上。

其次，这种充满着“我性”的对话，是一种灵魂的拷问，历史的追思，宇宙人生的探寻。它们使“对话”充满着痛苦和快乐，充满着睿智与理性色彩。而正因为这种“痛并快乐着”和凝结着的理性色彩，才使文化散文所抒之情比非文化散文更显得深沉、厚重、崇高，所叙和所议更显得博大精深，长期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歌德曾说：“情感愈和理性结合，就愈高贵，到

① 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②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杂文全集》第133页。

③ 李辉：《晚年冰心》，李朝全、凌玮清主编《世纪之爱：冰心》，团结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97页。

了极境，就出现了诗，出现了哲学”<sup>①</sup>。这正是文化散文之所以比非文化散文显得内涵丰厚、深邃、魅力四射，令人神惊目夺、瞿然惊悦的原因所在。

第三，文化散文更注重语言的艺术知性与感性的完美融合。余光中说：“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至于感性，则是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sup>②</sup>，即更自觉地追求散文的文学性与艺术性。鲁迅的文化散文，表现了气象宏伟的史诗规模和自觉的美学追求与美学创造的完美统一。其杂文以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超越往古的艺术成就，开辟了一条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化散文的广阔道路，成为中外杂文史上的罕见奇观。朱自清的散文如鲁迅所言，以“漂亮缜密”，“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sup>③</sup>，他以自己精美、新鲜、通俗明了的优秀文化散文，为推动中国现代白话散文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如李广田在《谈散文》中所评价：“它那么自然，那么醇厚，既没有那些过分的伤感，又没有那些飞扬跋扈的气息，假如说散文之中也有正宗的话，我以为这样的就是。”而冰心的散文则以其婉约的倾诉，满蕴着温柔，又微带着忧愁，含蓄、委婉、清丽的风致和行云流水般的典雅又潇洒的语体风格——“冰心体”，在散文艺苑里独树一帜，向人们充分显示着现代散文个性化、艺术化的卓越“美质”，也显示了五四新文学的一种新倾向的存在：以旧文学为根基，以白话文为主体的雅俗共赏的语体文派的产生。

① 歌德：《致玛利亚·包洛夫娜公爵夫人书》。

② 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香港文学》，1995年1期。

③ 王瑶：《朱自清先生的诗和散文》，《人民日报·人民文艺》第61期。

鲁迅，朱自清、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化散文最早的一批开创者。“为了现代的人生”，是三位作家的文化散文创造的共同出发点。鲁迅虽因种种限制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但他明确宣布：“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sup>①</sup>可以说“人生”、“为人生”是鲁迅全部著述的核心语汇。而“‘文化与民族，文化与人’则是形成鲁迅全部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sup>②</sup>。因此，鲁迅的散文从现代文明社会，现代人生的文化要求出发，以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反思传统文化，猛烈抨击和否定其中种种落后丑恶的文化现象，批判国民丑陋的劣根性。这种“愤激”甚至“偏激”，寄寓着鲁迅对民族品格的重塑和民族文化振兴的企盼！浸透着鲁迅对中华民族文化一种血脉相连的深挚爱情！并由此开创了以他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散文。从当代大陆作家张承志、余秋雨和台湾作家龙应台、柏杨、李敖的文化反思散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对鲁迅反思文化散文的精神与风格的承传。正如日本学者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所言，“我认为他对现实的中国和中国人辛辣的，有时甚至于是恶骂的笔锋，实际上是他对本国和本国人民热烈的爱情的一种变形。那样冷彻刻薄的笔锋，只是一个旁观的人，当然是使用不来的”。<sup>③</sup> 鲁迅最终以自己极其崇高悲壮的献身意志，“直面惨淡的人生”，将个体生命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482页。

② 王富仁：《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日）增田涉著，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的全部价值融于悲怆的民族希望之中，而他的皇皇著述将永远载入民族文化的史册。

朱自清和冰心是“为人生派”的“双星”、“双柱”。如果说鲁迅的文化反思散文以思想的深刻性取胜，那么，朱自清则以贴近生活，表现人生，表现心灵世界，刻画生命形式的“有意味”的世情文化散文而取胜。正如朱自清所说：“因为我是素人，而且将永远是素人。”<sup>①</sup>然而，从朱自清的人格、散文中体现出来的人生哲学思想及独特的艺术审美观，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中国古典的传统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观精髓的传承，却又同时体现出的一种新的现代理念及现代审美情趣的折射。如《背影》，既有着传统人伦的展现，又有着对中国传统“父权”观，“原父情结”的反思与升华；《给亡妇》满蕴着浓浓的儒家传统道德的厚朴、真挚、温柔敦厚之情，堪与苏东坡的《江城子》悼亡词相媲美，也有着对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等古典名篇的承续；而《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阿河》《女人》《白水漈》《绿》中的“美人幻象”，洋溢着既古典又现代的浪漫情怀及独特的艺术审美观。

宗教与中国文化、文学历来有着密切而深刻的渊源关系。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几次大的兴盛，都得益于外来文化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深受外来的宗教的影响。他认为这就是印度的佛教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正如 T. S. 艾略特所说的：“促使具有

<sup>①</sup> 朱自清：《说梦》，《朱自清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版，第 90 页。

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产生共同文化的主导力量，就是宗教。”<sup>①</sup>

冰心的散文及人格模式正是非常和谐地融和着东西方文化精华的典型代表之一。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对冰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基督耶稣的“爱的人格”中所提倡的“博爱”与“牺牲精神”和包括佛教、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冰心的女性观、人格模式及全部创作中，是如此和谐、如此完美地呈现着一种互补与默契，从而共同构成了冰心近乎完美的人生和人格模式，成就了冰心宗教文化散文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有着民主、平等、博爱的新道德内涵，又不背离中国传统道德标准，有着善与慈、忠与孝、人伦亲情、隐忍的爱等内涵。因此，冰心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读者的广泛的认可与赞赏。正如阿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评价：冰心的小说和散文，特别是散文集《往事》《山中杂记》《寄小读者》，“在青年的读者之中，是曾经有过极大的魔力。……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那是很少。”<sup>②</sup>冰心笔下出现的新的妻性和母性的典范——新贤妻良母型，作为兼有西方新道德和中国传统美德于一体的新女性，引起了新旧交替时期人们的重视和首肯，也成为冰心“爱的人格”理想的具体化身。冰心的宗教文化散文执著而坚定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念：“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同情”和“爱力”，能“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

① 《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

② 阿英：《谢冰心小品·序》，载《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年光明书局出版。

明!”<sup>①</sup> 尽管冰心“爱的哲学”理念曾被人讥笑为幼稚，肤浅，然而，当人们跨过战争、残杀、恐怖、天灾人祸的充满着血腥、苦难的时间河流之后，站在二十一世纪蓦然回首历史，人们不由得发现冰心八十多年前对“爱”的呼唤竟是那样的深刻！那样的迫切需要！它穿过时空隧道，使人们大彻大悟，虔诚地集合在“爱”的旗帜之下！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传承，便是鲁迅、朱自清、冰心文化散文的魅力所在。也是本书论述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当然，在现代散文作家中，还有着许多高山仰止的文化散文大家，如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文化散文，以钱钟书为代表的哲理文化散文……因囿于篇幅和时间，本书先选了鲁迅、朱自清、冰心三位中国现代文化散文的开拓者，也是集大成者的文化散文作为论述对象，分别从文化反思散文、世情文化散文、宗教文化散文三个方面进行专题论述。笔者将会循着这条学术研究之路，就乡土文化散文、哲理文化散文等方面继续探究下去。因为，对“文化散文”这一文学思潮脉络的梳理，源头的探究，重要作家作品的经验得失的总结本身，就是传承民族经典文化的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的工作。

自开设“中国现代散文研究”选修课几年来，笔者便一直在酝酿并着手搜集、研究本书内容的工作。艰苦的著述的历程，使笔者深深体会到治学的严谨、庄重和崇高。然而，与大师们的对话又是极其幸福的！每当笔者于繁重的教学之余，全身心地、

---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二》，《冰心散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73页。

迫不及待地扑坐在书桌前时，世俗的浮嚣便会远去，躁急的心灵立刻变得清冽、平实，且呕心沥血终不悔。我非常赞同钱理群先生的感悟：“读鲁迅作品是要有‘缘分’的，有‘缘分’就相遇，没有‘缘分’就不能相遇。”<sup>①</sup>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阅读朱自清与冰心的作品。这“缘分”就是心灵的相通，灵魂的共振。我为自己在走近这三位大师的过程中，时时出现这种醍醐灌顶般的“相通”与“共振”而欣喜若狂，而倍感幸运和幸福！这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幸福！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像一枚包孕着生命的小果，为中国现代文化散文研究领域添加一层新绿。

本书是笔者独立承担的四川省教育厅2004年度四川省教育科研资助金项目科研课题的研究内容。在课题的研究与本书撰写过程中，我衷心感谢四川教育学院领导曹子建教授、黄克艰书记、宋强刚教授，教务处陈国英副教授、李治全副处长，科研处杨子俊副教授、邱兴教授、柳长翥副教授、岳训涛老师，中文系朱光宝副教授对我的关心、支持。他们为全院教师提供了科研、教学的优良环境，营造了浓郁的学术氛围，激发了教师们的科研热情和潜能，这本书正是在这样的优良的环境和氛围里才得以问世的。感谢陈长义教授，周芳云教授的关心、帮助。

我特别要衷心地感谢重庆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万明春教授对本书出版的鼎力相助。

衷心感谢四川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领导对我的课题的关心、信任和支持。

<sup>①</sup>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第6页。

衷心感谢四川教育出版社负责人陶明远先生、李晓翔女士，本书责任编辑胡晓老师，对该书出版的关心、鞭策和真诚的支持。

这真是“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sup>①</sup>。

李 菀

2005年2月20日

---

<sup>①</sup>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九》，《冰心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204页。